

[山齋絮語]生活篇-插了梅花便過年

李潤生教授 演揚妙法 4/1

除夕清理雜物,偶爾從書笈裏撿拾到了紙扇一把。扇面畫著一幅墨梅, 偏款還有我二十多年前所題的詩句:

「淡處是花濃是影 因風飄過小橋東」

這只不過是為記述遊大嶼山觀音寺賞梅的戲作。觀梅, 在香港是不易得的。我真替觀音寺旁那株殘梅而擔心。古人說:

「山家除夕無他事 插了梅花便過年」

對著扇中的墨梅, 還有一份雅淡的氣氛透紙而出, 何況是山家的淳厚簡樸民風, 能不惹人懷想? 寺旁的殘梅雖然沒有林逋所說

「疏影橫斜水清淺 暗香浮動月黃昏」

那種飄逸的風致, 也沒有東坡所說

「寒心未肯隨春態 酒暈無端上玉肌」

那種傲骨的冷豔, 可是它著實著了幽香花朵, 白白的, 小小的, 在冷風侵凌之下, 卻不能不使人產生一種莫名的憐惜, 也許這由於「賞心只有兩三枝」的緣故吧!

人是一種很奇特的動物, 我還記得三十多年前, 葛培理第一次來港在大球場舉行佈道大會的時候, 李知其老師說了一句使我畢生難忘的話, 他說:

「荒唐的生活過得久了, 有時也會希望過一兩天屬靈的生活。」

無怪乎葛氏的佈道會那麼成功了。煩囂的生活過膩了，那怕是佳節良辰，總會在心底裏，嚮往著片刻的寧靜，過幾天與大自然為伍的清空寧謐的日子。

若能有幾株帶雪寒梅相伴，歲也不必守，年也不必賀，而我心自與天地萬物相融相通，「幾朵梅花天地心」也許就得從這這裏體會出來。

獨、靜、清、虛的生活，也不一定是消極的，它的淨化人心的功能，確實可以發揮其應有的大用。

人是群體生活的動物，應否長時幽閑獨處？這是個人取向問題，也是個別需要問題。

嗟嘆「鳥獸不可以同群」的孔子，有時也會有「欲君九夷」與「乘桴浮海」的意欲與慨歎。

釋迦在鹿野苑說「四聖諦法」，說「五蘊」與「十二因緣」諸法，聽者心領神會，便辭別釋迦老祖，到深林野外獨處幽閑，修行實踐，不多時，便證得了無學果。

可見無論是儒是佛，對有特殊需要的人，實不應反對其過獨處的生活。

不過，依大乘的精神而言，獨處究竟不是常態：不捨眾生，度脫無邊，才是佛陀的本懷：依儒家的外王主張來說，若有一夫不被堯舜的恩澤，這亦是我的缺失，責任也應由我來承擔。

所以長久獨善其身，究非儒佛的本願，這不過是方便是手段，不是終極的目的。可是從心境的修養方面來看，獨處那種淨化功能，卻為修養「不著於境」與「不著於心」提供了有效的條件。

正由於淨化而無所偏執，所以能「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」而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」。

因此，我們雖處市廛之中，也未嘗不可以「插了梅花便過年」的心態，居其環中，以應無窮，即動而即靜，即一而即多，物物而不物於物。

以此，僧肇便能體證「旋嵐偃嶽而常靜，江河競注而不流，野馬飄鼓而不動，日月歷天而不周」之理，得以於「計常之中，而演非常之教」。

山家除夕無他事，插了梅花便過年。

《山齋絮語》--佛教生活小品



李潤生著 2000年4月出版

作者李潤生居士，早年從事中國語言學及文學研究；自進新亞研究所後，師事新儒學家唐君毅先生及佛學家羅時憲先生，轉向思想的探索，經三十餘年的鑽研，對佛家的因明學、中觀學及唯識學都極有成績，所發表的專書著作，不下十種。但在學術研究之餘，作者對其宗教生活，亦極其重視；此佛家所謂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」，儒家所謂「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」，故能與世間天地相感通，發而為文，雖片文隻字，都是作者直抒胸臆，真性情、新思維的流露。由是作者就其十八年來所見、所聞、所思，以其敏銳的筆觸，感人的文辭，分成遊履、人物、懷舊、藝文、思想、生活等六大範疇，撰著成佛學小品凡一百一十七篇，都能如實反映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，在古今中外文化沖激下所行大乘佛教菩薩行的真正精神面貌。讀者可以透過每一短篇的內容，窺見作者的內心世界，分享作者的獨特感受，開啟個體生命所涵蘊著的無限悲情與智慧。